



“拾荒老师”潘玉莲

和她 2000 多个娃



新疆今夏要比往年热不少,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喀什更酷暑难耐,似火的骄阳把大地烤得滚烫。晌午时分,75岁的潘玉莲给因病落残的儿子和上高中的孙女准备好了饭菜后,拎着白色编织袋上街。遇到垃圾堆,她便驻足留步,顾不上腥臭认真翻捡,把能卖几分钱的瓶瓶罐罐收起来。与一般的拾荒者不同,潘玉莲衣着整洁,头发梳理得很好。走在大街上,卖水果的妇女、裁缝店的师傅、烤馕的汉子,都会叫她一声“潘老师”。这个“拾荒”老太太为何成了人尽皆知的老师?记者来到她那座有着60多年历史的黄色土坯房前,推开那扇油漆斑驳的红色木门,寻找到了答案。

陋巷响起读书声

1992年,在外地打工的失意,让潘玉莲打定主意回家乡——喀什地区疏勒县疏勒镇。父亲是汉族,母亲是维吾尔族,这也让她成为当地为数不多精通两种语言的人。

一天,潘玉莲见到邻居两个孩子在门口玩耍无人看管,就把他们领回来,一边做饭一边教他们识汉字。几天工夫,孩子真的学会了不少。潘玉莲在外面闯荡过,她知道,语言不通,孩子的发展会被限制住。于是,她萌生了办小课堂的想法。一张小茶几、一块小黑板,刚开始只有两个孩子,后来慢慢变成5个,越来越多……

通常,上午是潘玉莲的拾荒时间,出去走一大圈或许能捡到十几个瓶子,每个3分钱。卖废品的钱被她一角一块地码好,装在塑料袋里收起来。隔一段时间,她会到杂货店买些新本子、铅笔,还有小红花贴纸。最贵的是每月35块钱一罐的花果茶,再买包冰糖。

有些孩子放学过来没吃饭,她就烧水泡冰糖花果茶给他们就着饕吃。“有我一口吃的,就饿不着娃娃。”潘玉莲每月只有300多元的低保,还要照料因病致残的儿子和一个上高中的孙女。她自己常常只有中午做顿饭,晚上要教课到深夜,烧点开水泡馍馍吃就对付了。

她把家里最大的一间房腾出来,改成现在的小教室。她吃饭、睡觉都挤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里,墙旧了就拿宣传画贴一贴,旧家具凑合着用。不同的是,这里一分钱不收,还给孩子们管饭、发文具;这里只有一个老

师,辅导5个年级几十个孩子的语文、数学、外语。

25年,2000多个孩子从这里走出去。他们有的考上了外地的大学,有的已经成为医生……

坚持、真诚、和善的“奶奶”

刚过6点,潘玉莲就走出去倚在大门边。不久之后,门前这条土路会变得热闹起来,放学的孩子打闹着向潘玉莲的小课堂跑来,扬起的尘土混合着说笑声。

“老师好!”五年级的苏麦耶领着一年级的妹妹走进来。孩子们陆陆续续到齐,把作业本交到潘玉莲手上。她坐在教室门口的凳子上批改作业,左胸前的口袋里插着一红一黑两支笔。教室外面,学生从小到大排着队,有的孩子手里捧着《唐诗三百首》默背,等候即将到来的检查。潘玉莲迅速地批改着作业,给满意的粘上红色的笑脸。孩子们一个个进来领回作业本,小课堂很快坐得满满当当。

潘玉莲从盒子里挑出一块勉强可以用手捏住的粉笔头,站在黑板前,课要开始了。

面向黑板写字的时候,潘玉莲佝偻着的背部比往常挺直了很多。她一笔一画地写标题、抄生词,转过身面向挤巴巴的教室,板着脸、眼神犀利,大嗓门地讲起课文,讲到激动处忍不住比划两下。和学校教学不一样,她的小课堂更舍得在孩子身上花时间,她自己更像一位严厉的奶奶。“天底下哪有笨娃娃,一遍遍讲,肯定能教会。”和孩子在一起时,潘玉莲特有耐心。

23岁的艾比布拉·吾叔尔是南华大学临

床医学专业大三的学生。他清晰地记得,17年前在潘玉莲的小课堂里,自己因为“上黑板”写不出来哭过鼻子,也是在那里,他学到了很多影响一生的品质。“潘奶奶的那种坚持、真诚、和善,到现在都一直影响着我,让我想要去不断地改变自己,让我变得越来越好。”

每逢寒暑假,那些考学出去的孩子回到疏勒,总要赶紧回小课堂去看望潘玉莲。“他们回来后教我英语,还跟我一起教课,会跟现在的娃娃讲很多自己的体会。”潘玉莲说起这些时一脸骄傲。

“下半场”人生别样精彩

“爱心小课堂”改变了孩子们的命运,也开启了潘玉莲别样的“下半场”人生。

为了教好娃娃,只读过高中一年级的潘玉莲开始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巴掌大的本子扉页上写着“每天背三首古诗”,里面抄录着古诗,随手翻开背诵、温习。这些年她一直坚持自学,读论语、学英语,偶尔还练练毛笔字。

有一次,她差点就放弃了小课堂。1998年,潘玉莲收到一封邀请函。年少时,潘玉莲在学校系统学习过俄语,乌鲁木齐一所学校特意想聘她任教。邀请函言辞恳切,所开报酬可观。她清楚,这是改变困顿生活的机会,年纪再大一点,外面的世界就不再属于自己了。

经过一番思考和挣扎,潘玉莲来到乌鲁木齐。很快,手机铃声不断响起,“潘奶奶你去哪里了?”“奶奶你家里怎么没人?”“奶奶今天我考了第一名……”电话那头是七嘴八舌稚嫩的声音提醒着她遥远的地方有一群孩子需

要她。“我那时才发现,和孩子们在一起,才算是好生活,说什么我都要回去。”潘玉莲毅然辞职返回疏勒。

7年前的一天,潘玉莲坐在门前的小板凳上,等待着孩子们放学。远远地,看到孩子背着手走过来,脸上带着调皮的笑。走到她面前,刷地一下从背后拿出一大盒鲜花,齐声喊着“生日快乐”。原来,潘玉莲一次无意间说出了自己的生日,孩子们悄悄记在了心里,“谋划”了一场惊喜。这盒花,已经放干,被潘玉莲珍存在家里唯一的橱子顶层。

2017年元旦,在“爱心小课堂”上课的38名孩子自发带来了彩带、气球、拉花,把教室装扮得喜气洋洋。几个调皮的小男孩给潘玉莲捡来的流浪狗琪琪也带上了花环。“这也是我们的家,要把它打扮漂亮,和潘老师一起过节。”

小教室斑驳的墙壁上,贴满了孩子们的水彩画。今年“六一”前,用领到的A4纸和彩笔,阿依米热画了蓝天、绿树和拿着气球的小姑娘,底下写着一行字:潘老师,我们爱您。

她常给人说,要是没有这群娃娃,没有给娃娃上课的盼头,都不知道漫长的白天怎么挨过去。

潘玉莲家的窗台上,放着一张5寸的半身黑白照。那是她最喜欢的一张照片,照片上,十八九岁的潘玉莲穿着领口绣花的衬衣,隽秀的眼神清澈倔强。

她教过的娃娃都说:“潘老师最美最好……”

(来源:新华社 何军 荣启涵 白佳丽/文)

职教中心三大雷区引爆“腐败窝案”

“校企合作”成为腐败温床

江苏省常熟职业教育中心校是一所合并的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由常熟市政府投资3.5亿元打造。2013年10月,金玉书在担任江苏省常熟职业教育中心校校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负责校企合作过程中,伙同该校机电工程系主任陶立强,以报销旅游费的方式,由陶立强至常熟市金石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办公室,共同非法收受贿赂5万元,为掩饰犯罪,于2016年三四月间退还王某5万元。

该校网站显示,该校为深化与企业合作,将深度合作企业建设成“企业校区”,有重点建设专业在常熟市金石机械有限公司等单位建成“企业校区”,为开展工学结合提供条件。

同样,江苏田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也是该校的校企合作单位。2013年11月,金玉书在该公司内,非法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高某某所送的田娘农场VIP卡,共计人民币4万元。

为掩饰犯罪,金玉书于2016年5月在高某某办公室内将贿赂款(价值人民币1.4万元的田娘农场VIP卡52张和人民币2.6万元)退还。

教育学专家熊奇认为,学校制度不够完善,与谁合作、怎么合作一般由行政领导说了算,财务不公开透明;对企业来说,现代企业制度也相对不够完善。因此,校企合作很容易变为利益共同体,或利益输送渠道,为少数人

今年60岁的金玉书可能压根儿没想到,快到退休年纪,却陷“牢狱之灾”。金玉书曾担任江苏省常熟职业教育中心校调研员,因涉嫌受贿罪于2016年10月13日经苏州市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实际上,金玉书牵出了一个职教中心“腐败窝案”。2016年9月至11月间,常熟职业教育中心校原校长金玉书、副校长陶立强以及校汽车工程系主任王强,先后因涉嫌贪污受贿罪被立案侦查。这个发生在苏南的“腐败窝案”刚结束,今年2月底,苏北的“腐败窝案”又进入公众视野,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职教中心原主任卞玉林、电教中心原主任周汉斌、高职部党支部原书记王保权相继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牟取利益,而不是为办学服务。

骗取助学补助屡禁不止

6月21日,江苏省盐城市纪委网站发布通报称,日前,经盐城市大丰区委批准,大丰区纪委对大丰区教育局原副局长、职教中心原主任卞玉林立案审查。其中,专门提到了“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对区职教中心骗取助学补助”。

据一位检察系统的专业人士介绍,一些职业院校校会利用国家助学金发放政策的管理漏洞,通过关系找到学生身份资料,将他们虚假注册为所在学校全日制在校学生,并伪造助学金申请表,以此套取国家助学金。

2010年12月5日,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审计署等部门联合发文《关于严禁虚报学生人数骗取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免学费补助资金的通知》指出,自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和免学费政策实施以来,个别地区和学校,尤其是一些民办学校,违纪违法,虚报学生人数套取国家助学金,在学生中和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尽管国家三令五申,仍有学校“铤而走险”。媒体公开报道称,2014年1月,广西电子中等专业学校原校长陈青山被广西桂林市雁山区法院一审以滥用职权罪、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其中,陈青山虚报1822名学生信息,伪造助学金申请表,骗取国家助学金373万余元。

基建是腐败“重灾区”

判决书显示,从2006年到2016年的10年间,金玉书担任江苏省常熟职业教育中心校副校长、校长、校级调研员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负责学校工程建设、设施维修、物资采购、校企合作、组织人事管理等工作过程中,多次非法收受17人所送的贿赂款物,共计50多万元。

作为一所合并职校的校长,金玉书担任学校“一把手”几年,正是学校不断升级,快速发展的几年,伴随着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学校也不断提档升级,工程建设规模也不断扩大,众多项目和资金涌入高校,基建项目成为开发商们青睐的“香饽饽”。

无独有偶。卞玉林浸淫教育系统多年,后擢升为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市(现大丰区)职教中心党委书记、校长。2014年1月,他被任命为大丰区教育局副局长。1年后,他被免去大丰区教育局副局长职务。

在6月21日盐城纪委的通报中,除了骗取助学补助,经查卞玉林违反组织纪律,未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未按规定进行工程招投标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他人财物,涉嫌受贿犯罪。公开信息显示,差不多同一时间落马的周汉斌在担任该校电教中心主任期间,曾负责该校智慧校园建设,包括基础设施采购等。

不管是金玉书,还是卞玉林,他们都未能抵挡住商人的“糖衣炮弹”。究其根源,有检察系统的人士认为,基建行业尚不规范,面对丰厚利润,许多不正当竞争手段自然应运而生,客观上为学校腐败滋生提供了温床。而封闭运行的学校体制,使得官员难被监管,他们权力在握,独断专行,难以被约束。

有专家建议,加强对学校领导干部权力的内部监督制约,积极推进校务公开;依法建立各项完整的工作程序,尤其是对涉及重大事项、大额资金使用、重点工程建设等各个环节,要严格按法律程序办,加强纪检监察的监督作用,确保各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来源:中青在线 李超/文)